

新作点评



礼赞英雄的《金刚川》

谢建华

对中国观众来说，《金刚川》的观影过程会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两重比较。首先跟“别人”比：都是战争电影，《金刚川》跟《敦刻尔克》《血战钢锯岭》《父辈的旗帜》《1917》等战争片相比，美学上的差异在哪儿？其次是跟“自己”比：与《英烈千秋》《地道战》《大决战》等经典创作相比，今天的中国战争片是否有所超越？无论结论如何，分歧性的看法基本反映了在新的技术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制约创作者理解、表现战争的一系列困扰——战争片创作应该走向历史叙事还是政治抒情？应该诉诸战争再现还是哲学反思？

三次“战争史”

所有战争片都要完成三个任务：一是在剧作上交代战争动机，亦是书写战争正义；二是再现战争过程，将遥远的历史转换为生动的现场，通过叙事将战争史知识合法化；三是塑造战争中的个体，以形象为载体反思战争，进行情感认同和政治动员。通过对历史的重访再现战争现场，当然也是《金刚川》创作的首要目标。影片创作者放弃了全景式的宏大视野，以微观视角介入历史，选择1953年7月12日、金刚川、过桥三个元素为叙事核，以期在时间、空间和事件上精准定位、窥斑见豹。

但具体来说，又该如何组织战争、书写这段历史呢？通行的处理办法无非线性与非线性两种。线性叙事从战争的起因、进展、转折到终止，三幕或四幕剧经典结构意味着虽然战争很复杂、漫长，但讲述形式使得战争因此变得可理解、也“很好看”。非线性叙事如同拼图游戏，通过对过程的拆解、重组，一方面创造了更强的形式感和参与性，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价值观。因为具体的叙事结构蕴藏特定的世界观，变换了叙事手法就是更换了进入历史的方式。

四段式的《金刚川》从渡河士兵、美军飞行员和高炮班战士三个局部对战争进行叙述，分别以冲锋主体、敌人和掩护者三种不同的视点，企图建立战争的丰富质感和立体真实。视点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你所看到的世界，取决于你所置身的位置。多视点当然是建立真实感的重要技巧，因为单一视角只能获得一种知识，观察事物的角度越多，认知事物的客观性就更完整。合理的视点变化可以为观众寻找理解故事的不同位置，不但会增加叙述话语的丰富度，还可以提升角色和主题的品质。但多视点存在两大难题：一是视点要有差异，避免重复叙事；二是视点必须缝合，避免叙事断裂。《金刚川》提供了3个视点，但他们几乎没有创造足够丰富、不同的信息。一个士兵“死了三次”，惊吓的战马、炸桥、命令等关键的细节、动作、台词、镜头，以及注释军事知识的字幕等，相同素材重复使用，造成“一个故事讲三遍”的负面观感。“对手”段落的意义，只是为了以美军为视点，赞美中国军人“难以置信”的意志品质。没有改变理解故事的路径，视点变更也就失去了意义。抛开为数字技术提供施展空间的视觉需求，这一段几乎就是冗余的。

重复表面上是重现事件，实质上是重历相同的时间，是对时间的再次强调。跟重复调、排比、慢镜头等抒情手法一样，当创

作者通过重复，将观众的体验从故事线中抽离出来，观众的体验重心变成了形式结构所关联的时间体验，事件变成了情感，这正是抒情的秘诀，也是《金刚川》这种视点处理的最终效果：导演组通过重复将战争事件变成了历史情绪。

两个人的“英雄谱”

战争片写人都是惜墨如金。一方面战争旷日费时，涉及人物不可胜数，这决定了战争片人物群像式、组态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战争过程再现作为创作的重点，一定程度上会挤压塑造人物的时间，造成人物浮光掠影的缺陷，《决战中途岛》等均是如此。于是，以焦点人物的行动为线索跟踪战争进程，将写人和叙事结合起来，便成为规避上述两个问题的有效做法。但它对人物创作提出了两个更高的要求：一是需要建构人物的历史，交代他（她）与战争的关系，从微观上强化叙事的动力；二是呈现人物在战争中的成长或转变，以转变的代价突出主题价值。

张译和吴京分饰的张排长和关班长无

疑是《金刚川》中最有显示度的“高光人物”。导演通过方言、造型、动作和台词，特意强化了他们之间的个性反差：张排长谨慎理性、惜弹如命，又善良仗义。他警惕战场上的细微变化，计算每一颗炮弹的用处，不折不扣执行上级命令，对关磊抽烟、浪费炮弹等不理性的行为善意劝阻，把热乎乎的玉米送到战友手上。吴京饰演的关班长，则是个粗放随性的典型军人，他目光如豆、无惧无畏，情绪宣泄酣畅淋漓，言谈举止自带锋芒，崇高和嬉皮融于一身，形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矛盾体。影片通过AB炮位将他们区别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在比较和互动中强化志愿军战士群体的鲜明个性。

人物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张排长身上，这给张译的表演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在目睹了美军的残酷轰炸、关班长的壮烈牺牲后，张排长决定点火引敌、与敌对决，最终以血肉之躯击碎美军战机，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史诗。可以说，张排长变成了关班长，成为悬浮在银幕上的精神符号，情绪超越了理智、勇气战胜了常识，人物成了精神的赞歌。

一面“浮雕墙”

第四部分“桥”开场，当小战士挺立桥头，身边的士兵奔涌向前，创作者已经放弃了叙事，电影变成了油画，叙述体转为抒情体，写实语言变为写意语言，人物形象被定格、表情被雕刻、意义被凝固成永恒。最终，中国军人用身体搭建的“桥”，解决了战争的困局，克服了叙事的障碍。缓缓横移的镜头捕捉到每一个士兵的表情，驾驶美军战机的希尔凝视着这人间“神迹”，创作者开始为历史塑像、向英雄致敬。老年史密斯和小胡的旁述最终汇合，他们的声音穿越时间，企图在当代对历史的回访和缅怀中，获得富有张力的叙事时间框架。这种结尾既是一个注解，也是一次合唱，更是片尾曲《英雄赞歌》的前奏，导演组显然无意为故事画上终止符，而是将前三段的讲述升华到民族精神的高度。

影音关系的复杂性体现为互动、反身和分立三种情况，这注定了声音一方面会辅助叙事、丰富现实的质感，又会主导叙事，提供政治或情感上的另一层“真实”。对声音的这种主导性运用，正是《金刚川》造成抒情体效果的关键。最外层是解说声和非常饱满密集的配乐、音效，前者介绍战争背景、解释战争意义、评价战争精神，后者推动观影情绪的生成；中间层是视点声音，以旁述回溯历史，创造战争亲历感；最内层是台词，对人物的精神境界进行开拓和提炼。

作为一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影片，《金刚川》延续了此前一大批国产献礼片的美学模式，将创作由重返历史、再现现场，转向解释历史、礼赞英雄。但是，商业诉求和思想性的粗线条混合，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少许偏离逻辑常识的硬伤与不够节制的煽情催泪现象，这对于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而言是应当注意的。

关注

为扶贫题材电视剧的「年轻」点赞

黄海贝



《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剧照



《绿水青山带笑颜》剧照



《最美的乡村》剧照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总攻号令。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如何通过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呈现扶贫路上的真实故事，深刻反映精准扶贫战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成为新时代赋予电视剧人的重任与使命。

早在今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即发布《关于做好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播出工作的通知》，强调了各级电视台特别是卫视上星综合频道要加大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购买、排播力度，同时公布了确定的22部脱贫攻坚题材重点电视剧名单。

今年4月拉开帷幕的第26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2020·春季)，也在位于交易会官网首页的醒目位置，设置了“脱贫攻坚主题重点电视剧片单”展区，集中展示了35部农村题材剧，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成为此次春交会展览的重点剧目。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以来播出的一大批回应时代重大主题、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扶贫题材电视剧，不仅将视角对准了“年轻人”，同时通过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接纳和喜爱，“正剧”与年轻观众的疏离感正在消失。梳理今年以来已播出的扶贫题材剧集，“年轻人”的身影占据了半壁江山，荧屏上一大批在决战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攻坚克难，有信仰、有担当、有情怀的青年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温暖的味道》中，商务局团委书记孙光明赴大槐树村任“第一书记”，面对种种困难波折，利用网络打开生态蔬菜、特色旅游市场，成为带领全村村民走向幸福小康生活的功臣。

《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则讲述了“90后”第一书记窦豆的奋斗和拼搏。她在好友赵晓玮和技术员周真的助力下，帮助村民改变了贫穷的命运，走上致富的道路。

在《绿水青山带笑颜》中，许晗、杜笑语等都市优秀青年积极返乡创业，在大学生村官郑菲及当地村民的协助和支持下，带领贫困农民步入小康，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不仅仅是塑造了众多青年形象，与此同时，创作者们也在极力摆脱陈旧的思维定势，力争以全新的创作理念呈现全新的脱贫攻坚故事。这样的变化，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也得到了年轻人的鼓掌叫好。

首先，一些剧集体现出新颖形式。《最美的乡村》用3个单元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农村脱贫攻坚的鲜活现场，每个单元之间有机联系，展现了“扶贫接力”的内涵。该剧导演郭靖宇表示：3个单元包含的故事容量，随便拎出来都可以做成一个30集长度的电视剧。我们也曾试图用一个贯穿的故事，把所有扶贫精彩的事都放在一起。几经权衡，最终采取了单元剧的形式，通过巧妙的串联将3个故事相连接，同时在3个故事里，把农村扶贫的不同样子，各种各样的类型都写满写全。

其次，今年播出的扶贫剧区别于以往“卖惨哭穷”的风格和叙事套路，大多呈现轻喜剧的风格，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诠释了扶贫攻坚的宏大命题。

《我的金山银山》注重在笑声之中传递精准扶贫的精神，剧中的村委会主任范星火穿西装、打领带，搭配旅游鞋，再配上标志性的笑容，细节之处自带喜剧气质。此外，剧中很多喜剧梗都是为当下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该剧导演黄放表示：“喜剧元素的增加就是让扶贫剧年轻化的一种方式”。

《花繁叶茂》中，村支书唐万财能说会道，有满脑子的主意，对扶贫事业有着满腔热忱，不过也常常闹笑话。这样的故事讲述，让“有意义”的故事变得“有意思”，更靠近年轻观众，也更吸引年轻观众。

再次，紧贴时代引发共鸣。例如主创在电视剧《绿水青山带笑颜》中围绕创业、实现自身价值等话题进行深入思考，该剧总导演刘流说：“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的年轻人逆流下乡、回报故土、自主创业。”

扶贫题材电视剧是对时代热潮的回应。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一系列热播的扶贫剧不再生硬、刻板，而是向更年轻、更时尚、更有趣转变，且剧作、人物扎实，不仅实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也俘获了年轻观众的心。

这些剧集的成功再次验证了一个道理：只要避免假大空、喊口号，只要走心、接地气、找到好的切入点，主题创作影视剧同样可以叫好又叫座。

艺 谭

国产悬疑网剧向精品化迈进

刘 妍

化身的检察官江阳，坚持十多年不计成本地付出，只为查清案件的真相，即便舍身求“仁”亦在所不辞。刑警朱伟、严良，律师张超，记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张骁倩等，都助推真相重见天日。缜密刺激烧脑的剧情，深入浅出地表达了“邪不压正”的理念。

审美取向：融入对现实的思考

接受美学中认为，创作者和受众共同参与了艺术文本。网剧的思想艺术性和口碑被诟病，非一朝一夕。部分网剧过度娱乐化定位使其停留在浅层的表达上，弱化了对于剧集价值内核的深入挖掘。近年来倡导媒介融合，网剧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上呈现出融合对话、共生共生的创作取向。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网剧质量的全面提升，从而带动了文化市场构成的变化。网剧与传统电视剧的边界逐渐消弭，创作差距在缩小。当现实主义成为接受美学的主潮流时，网络剧即时遵从了观众和市场的呼唤，在悬疑剧这一类型中融入自身对现实主义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论认为，“在悲剧中遭受灾难的既不是完全的好人亦非坏人，而大多是因为某种错误而败坏的好人。”《破冰行动》中禁毒英雄马云波这一角色的人物塑造的立体性，揭示了反面人物内心的私欲和犯罪动机背后的真相。剧中的马云波妻子为了保护丈夫而中枪，后遗症致使她不得不借助毒品减轻痛苦。马云波对家庭和正义，无论选择哪一方都是输家，都会使英雄堕落。《沉默的真相》中，昔日阳光帅气的检察官江阳，为了查案，丢工作进牢房，为保护妻子选择离婚。身患肺癌晚期的他，决定以结束生命换取真相大白。江阳的朋友，曾经的教授、律师、刑警、记者，这些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无奈选择剑走偏锋的方式帮助江阳完成遗愿，告慰亡灵。真相被揭开之际，剧中无一人是赢家，令观众不禁唏嘘反思。

后疫情时代，影视行业重新洗牌，6000多家影视企业面临各种挑战，“危”与“机”相伴相生，势必呼唤新产能的横空出世，未来的网络剧生产主体将会更加专业化、集约化。新生代影视剧人粉墨登场，或将给剧集制作带来新活力和惊喜。

文本质量：艺术质感真实深耕品质剧集

近年悬疑类网剧的文本叙事实现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突破。早期的网剧叙事模式主要是模仿情景喜剧，情节以喜剧段落串联，走搞笑、“无厘头”为主的人物设定路线，将故事以线性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今年前三季度已播出的网剧，探索出适合网络媒介的叙事方式，即向单元剧、短剧的方向创新发展，剧情推进节奏快，情节反转次数多。“悬疑+”的网剧，题材内容不再是单一性的刑侦破案，融入了诸如科幻、古装、爱情、友情等多种元素。

冯友兰“心赏”观点中认为：“哲学讲理而使人知，艺术不讲理而使人觉。”悬疑剧便有着“不讲理”而“使人觉”的魅力。今年9月16日新上线的网剧《沉默的真相》，正义和公平



快节奏、高密度、悬念强的“悬疑+”题材网剧，在近年迎来其高光时刻，已播出的剧集数量和质量在近年颇为突出，叫好又叫座的悬疑网剧在叙事文本、创作理念、审美取向等维度达到电视剧制作的水准与电影的质感，国产悬疑网剧正逐步实现精品化的生产方式。《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重生》《摩天大楼》《白色月光》《唐人街探案》《十日游戏》等近30部悬疑剧，势头迅猛，在爱优腾三大平台播放完毕，特别是精彩纷呈现实向的悬疑剧使得受众破层扩圈，男性受众比例由2019年的3%上升到20%。

创作理念：“短而快”“专而精”

疫情时期，网络剧热度的飙升原因无需赘述。后疫情之下的新常态，使得今年的网络剧获得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机遇。谈及网络剧的发展，首先提及的重要时间节点是2011年。这一年，网络文学《甄嬛传》《步步惊心》等成功改编为影视剧。网络剧题材走向多元的节点是在2014年。2014年平台播出网络剧数量和点击率分别是前一年的4倍和2倍。《匆匆那年》已成为当年现象级网剧的标杆。至此，网络剧发展模式逐渐成熟，受众不断扩圈，开启海外传播之旅。